

數字、事件、記憶、行動

◎文 / 辛致煒 寄生蟲學科



0/1

數字，從來不是冷冰冰的符號，它倒像一封寫錯了地址的情書，看似精準，實則處處迷離。它是命運寫下的眉批，是文明藏在衣縫裡的一把小刀，割開的不是肉，而是真相的邊角。

人總說要有秩序，其實無非是讓數字來畫線，告訴你哪裡該站、什麼時候該走。可笑的是，這條線畫得越細，人心越亂。

有時候，數字會講故事，一串日期，就是一段錯過；一組密碼，也許是一場只剩密語的戀愛；一個代號，足以讓一整段歷史收進抽屜，不再翻閱。

如今這世界，身份不再靠眼神，不靠

筆跡，只靠那幾個機械跳出的號碼：耳標、護照、雲端裡一行行看不見的紀錄。你是誰？是搜尋欄裡出現的第幾個結果。2016118

她不是一開始就叫 Lulu。在海裡，她沒有名字。她是聲波中一個獨特的節奏，是同伴耳中熟悉的頻率，是從母親身側擦過鰭尖時發出一串低鳴。對人類而言，她成了 Lulu，是因為我們給了她編號、圖鑑、數據表，才讓她從海的一部分，被拉回人類語言的範圍裡。

她來自一個稀少得近乎神話的族群——西海岸群落（west coast community）。全英國唯一的定居虎鯨家族。只有八頭，四雌四雄，從未見過幼鯨，像一首沒有副歌的歌。研究人員說，他們是英國水域裡的最後見證者。

夏天的時候，Lulu 會和同伴游向蘇格蘭北部，沿著海崖與潮汐交會的線索穿梭。牠們從不喧鬧，卻彼此通訊頻繁。她會從水下俯衝，用回音定位捕捉魚群的迴避聲音，再如刀鋒般破水而出，在清晨的霧氣中畫出一道閃光。那時候的她，肌肉飽滿、聲音清澈，尾鰭拍擊水面的力道足以驅動整片水域瞬間沉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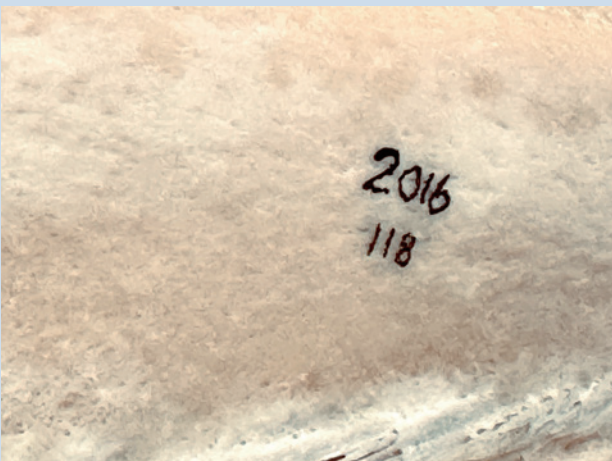
Lulu 曾經游得很遠。從米爾福德濱海（Milford on Sea）一路到法爾恩群島（Farne Islands），在一個又一個人類看不見的海底地圖上打過轉。她見過月亮



圖一

在洋流中翻轉，也聽過工業噪音如何像裂縫一樣滲進海洋的靜寂。她學會了怎麼從聲音裡分辨威脅與遺忘，學會了怎麼在漂浮的塑膠和沉沒的漁網之間，尋找還能生存的空間。

人類偶爾會在觀鯨船上捕捉到她。那年，她還年輕，斑紋明亮，跳得比誰都高。孩子們在甲板上指著她尖叫：「有一



圖二

頭！有一頭！」那聲音她可能聽到了，也可能沒有。

然後有一天，她沒再浮現。後來，她被找到時，躺在蘇格蘭泰里島（Isle of Tiree, Scotland）的礁灘上，已經死亡。科學家給了她一個號碼——2016118（圖一、二），一切重新開始，也一切就此結束。

957

Lulu 被發現時，靜靜地躺在海岸上（圖三），海水退去，只留下沙粒與纏在身上的漁網。那是 2016 年 1 月 18 日，風不算大，但她已經不會再浮出水面。

起初，Lulu 的死被認為是一起悲劇性的意外——捕蝦網的繩索纏住了她，讓這頭 20 歲的虎鯨溺斃在她熟悉的水域。然而當她的身體被送往實驗室、經過解剖、取樣、分析，科學界才意識到，真正致命的，並不是那一圈纏住身體的繩索，而是長年潛伏在她體內、看不見的毒。957 mg/Kg，這是她脂肪組織中多氯聯苯（Polychlorinated biphenyl, PCB）的濃度——一個足以讓海洋哺乳動物失去生殖能力的數值。根據國際標準，只要超過 9 mg/Kg 就可能導致免疫抑制與繁殖異常，而 Lulu 的數值是它的百倍，足以寫入紀錄，也足以證明：她的死，早已在進食的每一口中被悄悄安排。

多氯聯苯曾被大量使用於工業冷卻劑與電氣設備，在二十世紀末即被全球多國禁止，但它從未真正離開我們的世界。這種化學物質脂溶性極高，會在生物脂肪



圖三

中長年累積，並透過食物鏈一層一層向上濃縮。虎鯨，作為頂級掠食者，是這個系統最後的容器——她吃的是海豹，是鼠海豚，是獨角鯨，而那些動物又吃著早已被污染的魚。每一口吞下去的，不只是營養，還有文明遺留下來的廢墟。

Lulu 這一生從未繁殖過。依照虎鯨的自然生理，她應該在十歲時開始孕育生命，但她沒有。不只是她，整個英國的西海岸群落在過去二十三年中，都沒有產下一頭幼鯨。數據寂靜得近乎哀悼。這個群體，只剩八頭，一頭頭成年的生命，靜靜游在不再孕育後代的海裡，就像一場即將消失的方言。

在這場由工業引發的慢性滅絕裡，Lulu 只是被發現的那一個。更多的虎鯨，還在海裡游著，體內藏著同樣的濃度、同樣的毒，卻無人知曉。她的頭骨現在存放在愛丁堡自然博物館的標本收集中心，上面標著 2016118。她不再游動，不再發聲，也無法再做夢。那串編號不會疼痛，

但我們知道，牠替我們痛過。

14

海洋不會說話，但它會記帳。每一滴排進水裡的毒、每一條死去的魚、每一聲從未出生的鯨歌，都被默默記下，一筆一劃，寫在濤聲裡，寫在露露的脂肪裡。

SDG 14 (圖四)——那個在藍色海圖上發光的目標——說得很動聽：保育與永續利用海洋資源。它談漁業管理、談棲地恢復、談塑膠減量和污染控制。可惜的是，Lulu 聽不懂那些政策文件的語言。她只知道怎麼游、怎麼叫、怎麼在海豹潛藏的冰縫間滑翔。

Lulu 死了，她的骨頭存放在恆溫的博物館，她的編號成了一串標本號。但她其實是 SDG 14 最早也最具體的提醒者。只是她說話的語言，我們沒學會聽。

在那串代號 2016118 後面，是一個永遠不會更新的族群譜系。海洋正在枯竭，不是因為浪不再湧動，而是因為我們遺忘了，海不是資源，是時間，是記憶，是 Lulu——曾經游過、但不再歸來的名字。



圖四